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九次全体会议

1997年9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嗣后:阿里亚先生(副主席) (巴拿马)

上午10时05分开会。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同志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同志在陪同下步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同志阁下来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穆加贝总统(以英语发言):我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愿代表非统组织成员国和我津巴布韦,最热烈地祝贺乌多文科先生你一致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你当选这一崇高职务是对你个人的外交素质和贵国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宝贵作用所作的适当和雄辩的赞颂。我们相信,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将在你明智指导下取得重大成果。

我要赞扬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拉扎利大使,他去年以其经验和智慧特别在联合国改革领域主持了大会历届特别会议和工作组。

我还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致敬,他远见卓识,并堪称楷模地领导了联合国。我愿特别赞扬他在本千年

即将结束之时,为协助会员国把联合国改造成一个迎接我们所面临各种挑战的更具有活力、更加相关和更加有效的工具作出不懈努力。

非洲一贯强调,为了促进国际决策进程民主化并提高其效力,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必须改革。的确,我们认为这样的国际机构应该真正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集体利益服务。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提交大会的题为“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报告(A/51/950)所载大胆的一揽子提议,这些提议应该得到我们认真的审议。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已经实施或打算实施的各项提议,因为这些提议属于他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职权范围。我们也注意到他提交会员国审议的各项提议。

我们愿意随时与秘书长和其他国家代表团密切合作,保证在协商一致和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加快改革进程。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改革必须触及问题的核心——这就是取消五十多年前作出的过时和不民主的安排。

改革和扩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仅合乎众望,而且绝对必要,只有这样,安理会才能保证顺利地执行代表所有国家在全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代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主要地域和政治集团在安全理事会中代表性不足,并且没有常设席位,这是我们时代最不正常的现象。同样不正常的是,在这个开明的时代,大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仍然受到少数几个享有否决权的特权国家的支配。

为什么少数几个国家在不经多数国家同意的情况下仍然对这些国家的命运掌握得如此大的权力？而且为什么少数几个国家经常不断地企图在整个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事项上破坏和回避联合国最民主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大会？我们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我们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国际一级，民主和善政只能听凭强权的摆布？显然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对我们在国家一级声称非常珍惜的崇高和神圣民主原则的嘲弄。

今年6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三十三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常会强调急需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民主化，并且强调，在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配问题上，这个进程应该充分考虑到非洲是联合国最大的大陆集团。首脑会议同意不结盟运动的立场，这就是如果不能取消否决权，也应该限制否决权。但是，只要否决权仍然存在，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应该享有与现有常任理事国一样的特权和权利。

对非洲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另一领域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非洲认为，这个领域的改革应该努力加强联合国在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反过来加强发展在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只有这样这些改革才有实际意义，才有可信度。我们坚信自有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为联合国重新制定纯政治性的任务的任何企图将使联合国在发展中的作用边缘化，而对盲目的市场势力和金融资本毫无限制。这显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应该予以抵制。

特别是鉴于联合国必须承担的责任日益扩大，联合国需要足够的财政资源，这样联合国才能继续有效地执行其任务。因此，各会员国必须保证它们支付会费，并且及时地支付会费。单方面采取行动调整本组织的分摊比额或对联合国某些方案克扣资金，这些都会破坏本组织的基础，因此不能容忍。

在裁军方面，我们欢迎最近结束的奥斯陆会议通过了全球禁止杀伤地雷条约草案。该条约得到压倒性支持，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决心铲除这种致命武器，这种武器在全世界已经杀伤数百万无辜人民。非洲是杀伤地雷最集中地区之一，而且非洲受到这些武器伤害的人数可能最多，

非洲很高兴加入这个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希望，那些仍然置身于渥太华进程之外的国家重新考虑其立场，并在该条约于今年12月开放供签署时决定签署该条约。

最近几年，非洲大陆经历了经济和政治改革双进程。在许多国家，这些改革加强了民主化，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在政治领域，民主制度和善政在我们大陆扎根。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非洲许多地区的独裁政权和军事政府下台，由决心使其人民拥有政治权利的政府代替。在经济领域，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不仅使经济实现每年5%至10%的高速成长率，而且创造了日益有利于外来直接投资和有利于私营部门参与我们各国经济的环境。多数国家还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签署了多边和双边投资条约。

在分区域和大陆两级，非洲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通过经济一体化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未来。今年6月，在哈拉雷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非洲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这是非洲为其人民建立稳定和繁荣未来努力的重要里程碑。会议决定通过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以及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分区域组织签署议定书，加强非洲经济共同体，这些分区域组织是在大陆一级建立可行经济共同体的必要基础。

但是，非洲必须得到其发展伙伴的必要支持和合作，事实上还必须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必要支持和合作，这些努力才能获得成功。我们决不能低估非洲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障碍。非洲的外债问题和沉重的还债负担继续消耗我们许多国家经济所急需的发展资本。非洲还债付出的资源比非洲得到的援助资源更多。因此，国际金融机构需要有一个统一和协调的方针处理非洲债务问题，帮助纠正这种局势。国际社会要帮助我们吧期待已久的和平红利带给我们人民，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应该继续得到官方发展援助的补充加强。官方援助不断下跌，从1992年的0.34%降到1996年的0.25%，使我们的感到严重关切。我们赞扬那些已经超额完成把国民生产总值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目标的国家，并促进其他国家也这样作。我们欢迎最近宣布的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中帮助非洲的各项

新的倡议。这实际上是因为各国认识到非洲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除非能够找到创新的办法支持非洲的发展努力。

在冲突局势方面,非洲仍然受到一些挫折。塞拉利昂局势使我们严重关切,该国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今年五月被一个军人集团推翻。非洲统一组织在哈拉里举行的第33次首脑会议上,毫不含糊地谴责这一政变,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恢复塞拉利昂的宪制政府。非洲的立场是响亮而明确的。军人专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非洲不能也不会承认自愿或不自愿地蔑视法制和本国人民的公众愿望的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不要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名给这些军人集团以任何安慰,而是坚定地同非洲站在一起,不承认这些政权。

非洲同样关注在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索马里、苏丹、西撒哈拉、布隆迪和科摩罗的危机。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并且重申我们支持通过秘书长特使詹姆斯·贝克先生展开的联合国倡议,争取为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

非统组织正在不懈努力,通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寻找非洲的办法解决这些非洲的问题。我们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支持非洲解决这些冲突的倡议,加强非统组织预防性外交和解决冲突的能力。

我们对联合国继续参与解决安哥拉问题感到鼓舞,并欢迎安全理事会上月份通过第1188(1997)号决议,要求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遵守《卢萨卡议定书》。非洲及整个国际社会欢迎利比里亚选举成功,我们祝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帮助结束这场冲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致敬,赞扬该国已出现的积极发展,欢迎该国政府承诺恢复和坚持民主与民主原则。显然,在几十年的专制统制和掠夺之后,在该国实现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将是不容易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刚果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需要我们的支持。

诸如食品和住处,以及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本需要,的确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要求国

际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权。虽然调查在刚果发生的大屠杀的指责可能是重要,但是要在这一国家实现我们大家都非常珍视的和平、民主和善政的原则,国际社会就必须立刻提供支助。

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与美国和英国关于洛克比问题的争端,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已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考虑迅速解决这一争端的方式与方法。

由于以色列拒绝冻结在被占领领土上建造定居点,中东的和平进程已面临严重危险。那里迄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有被完全逆转的真正危险。我们呼吁和平进程各方表现出诚意,以给和平一次机会。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认为联合国改革进程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我们一贯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需要适应其变化中的环境。因此,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能够迅速取得进展。在这些改革中,我们非洲人希望出现一个坚持普遍价值和利益,帮助解决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的迫切需要,继续为人类服务的联合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总统先生,我也非常感谢你对我讲的客气话。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格利戈罗总统(以马其顿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主席,并祝愿你在担任这个重要而崇高的职务时取得成功。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大会选举了乌克兰的一位非常干练的代表担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职务。马其顿共和国政府正在同乌克兰这个友好国家发展成功的合作。

马其顿共和国高度重视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和平与全球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一个标准。一些国家得到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持续倒退,这是很危险的。这种趋势只会导致冲突,利益的对立,甚至战争。因此,除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来加强和平之外,别无他择。联合国面临使自己更有效率、更集中处理各种基本问题的重大责任。这是马其顿代表团也将追寻的方向。

我欢迎由科菲·安南先生领导联合国,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改革者,他相信联合国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在今年7月的报告中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是联合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们认为,所建议的各种基本改革考虑到了联合国依然是代表所有会员利益的民主机构这个基本因素。我们与秘书长一样,也希望联合国成为新变革的推动者,成为各国协调其活动以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真正中心。联合国是否会真正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将取决于我们所有人。马其顿共和国将继续为此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新出现的优先事项如下:使大会更强有力,改革联合国各机构,首先是安全理事会,减少特设机构数目,提高业务透明度以及最大程度地控制联合国预算,财政开支和摊款。

请允许我谈谈联合国在今后时期将需面临的一些优先任务。这些任务不应由于联合国的改革而被摆在次要地位。的确,联合国的改革必须是为了更有效率地解决围绕国际社会的各种艰难问题。联合国的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因为在今后一段时期里,将须花许多精力来结束现有的危机和冲突,并防止爆发新的危机和冲突。联合国以其成功的维持和平行动而享有盛名。我要借此机会表示高度赞扬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联预部队)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驻留,并向参加这一行动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这一行动帮助防止冲突从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蔓

延到我国。关于阿尔巴尼亚危机,我国一贯认为,需要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有效开展活动。马其顿政府与联合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预防性行动之一——联预部队之间的合作的确是极其良好的。秘书长的一些报告作出了同样的评价,这令我更加高兴。联预部队的行动仍在继续。我们认为,它应该继续下去,因为维持和平人员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驻留不仅是防止巴尔干地区目前各危机点向外蔓延的屏障,而且也是推动我国南部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因素。

在这方面,马其顿共和国欢迎,并密切注视《代顿协定》的实施。将被起诉的战犯送交审判是一个原则问题。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不能容许《代顿协定》失败。因此,必须推动联合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欧洲联盟的合作下,进一步参与维护和平进程。我要强调,这项努力的一个尤其重要的部分是巴尔干地区国家在友好睦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马其顿共和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其所能,最大程度地为此作出贡献。

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还包括根据我们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而通过的第50/80号决议发展巴尔干各国之间友好睦邻关系,以及选举任期从1998年至1999年的安全理事会的新理事国。我要简要地谈一下这些问题。

在整个20世纪中,巴尔干地区由于那里进行的多次战争而持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马其顿共和国在该区域明确选择了和平。在这方面,我们推行一项与巴尔干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及相互合作的积极政策。从第48/84和第50/80 B号决议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马其顿共和国在建议中提出这些决议,很多巴尔干国家——不仅仅是巴尔干国家——成为其提案国,这些决议在大会中得到广泛支持并获得协商一致的通过。马其顿共和国承诺尊重巴尔干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承诺推动各个领域中的相互合作。我们尤其致力于巴尔干地区在体制与功能上并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我国代表团将在本届会议期间提交一项有关发展巴尔干地区睦邻友好关系的决议草案。我希望大会将予以协商一致的通过。

马其顿共和国早在1994年,就提出其作为来自东欧国家集团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资格,任期自

1998年至1999年。我还在去年我在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了我们的候选资格。我感到高兴地是,很多联合国成员国对我们的动机和论据表示了高度的理解,并支持关于选举一个巴尔干国家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必要性。我们十分赞赏对我们期望在大会中获得的候选资格的支持与信任。

我们愿通过把我们的和平与民主政策融入有关属于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责任范围的问题的活动,而为这些机构的活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愿向大会保证:我国派往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团将完全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事。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各机构将继续处理巴尔干问题及巴尔干总体局势。这是现实。为此,作为巴尔干国家的马其顿共和国当选担任这一职能,是十分合理的。承担这一责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殊荣,同时也是一项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之准备的艰巨义务。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主改革进程,无疑将在21世纪中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展开。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影响到整体和全面的国际关系的特点。联合国及其系统内的其他机构,难免必须参加这些变革。只有遵守国际法律的规则并尊重当地的实际局势,才能建立一个更美好和更人道的世界,从而提高我们对本组织的信任。我相信,已经宣布的各项改革、特别是其持续执行,会导致更明确地肯定联合国及其对战胜武力和统治政策的承诺以及对支持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与平衡发展的承诺。简言之,我们相信如此将会更加有效地回应《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理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讲话。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先生阁下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位代表注意,根据大会在其第4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发言名单将于今天

下午6时截止报名。

印度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先生阁下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听取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讲话。

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地欢迎印度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先生,并请他对大会发表讲话。

古杰拉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大会。我曾任五年驻前苏联大使,因此同乌克兰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保持对你们美丽国家好几次访问的最良好记忆。你所主持的大会将对世界各国面前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你的经验和指导将是可贵的。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在担任主席期间以负责任的精神推进我们的工作。

我还高兴地看到秘书长在这里。

我们正在印度庆祝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诞生50周年。这个新的民族-国家所接受和采用的宪法依据和民主形式是以文明经验和精粹为广泛基础的。这说明了广大印度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稳定、连贯和创造性的团结。这个经验使我们产生这一深刻信念,即:尽管有普遍分享的价值观念和努力,但是不能有僵硬的处方。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形象:它是一个熔炉,我们在这个熔炉中将我们各自的贡献揉合成世界文明,然而,也承认我们所带来的各种历史和文化经验。

冷战早就对联合国投下了阴影,造成了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局势。不结盟运动拒绝这种强加于人的僵化性,它代表了对世界的另一种独立和负责的看法。即使在集团对立消失之后,这一点仍然如此,而且不结盟运动保持了其有效性和关联性。不结盟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那时,

它表达了先前被殖民化和被剥夺权利的国家在一个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世界中提出呼声、看法和纲领的势不可挡的需求。今天,它仍然是为今后岁月提出理性和建设性参与的呼声,这要求所有各方对极其重要、甚至是致命的全球性关切达成一致意见抱有共同目标并作出贡献。

自从《联合国宪章》问世以来,世界的变化本来应该比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的发生的变化大得多。非殖民化已经几乎完成,但是我们仍然有殖民主义伤疤。现在背负着过去的沉重包袱。南非获得了自由,但是种族主义在我们之中出现,并往往伴随着恐外症。发展和增长——甚至人的尊严——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仍然是遥远的梦想。我们必须坚持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在联合国果断地做些什么,以使亿万人民的梦想实现;我们怎样能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国之时能使联合国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更生气勃勃的组织,成为一个具有更良好条件以便充分回应下个世纪挑战的联合国?

作为一个组织,联合国还必须发展并使它本身适应于正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以便更好地为国际社会的核心需求工作。印度十分重视联合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发展——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两个关键优先事项——作出贡献的能力。联合国不断对各会员国的需求作出灵敏的反应,并准备更好地为它们服务,这是印度,同其他国家一样,的重大利益所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改革的目标。因此,我们十分高兴秘书长在就任后立即将改革作为他的一项优先处理事项,我们祝贺他的这一承诺。在他任职期间的头7个月中,他提出了具有令人瞩目的深度和广度的一系列提议。这些提议正摆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将这次会议描述为一次改革的大会。

在这方面,我对你,秘书长先生,表示我的良好祝愿。

我们以我所描述的措施来衡量改革的议程。我们支持所有那些以我们看将发展或改进秘书长在国际社会授权作出反应的能力的建议。我们将建设性地提出我们的想法,目的是为了加强改革的进程和方向,以利于整个国际社会和代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我们并不简单地把改革视为削减联合国预算的一种做法。而是认为改革应有

利于加强联合国及其对压倒多数会员国所指出优先事项有效作出反应的能力。

联合国所面临的危机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由于一些国家未能履行它们对《宪章》承诺,以及由于提出履行这些承诺的先决条件造成了财政危机。对于联合国会员国所感受到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联合国无力执行因应方案,而这正好是在迫切需要这些方案之时。其结果是联合国——它是一个全球性讲坛,在那里能作出真正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各项决定——有受边缘化的危险。解决办法不在于零打碎敲的改革,而在于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和承认民主原则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准则,因为民主原则正日益在国家管理中得到接受。

我们认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是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在过去六、七年中,对于发展任务的政治方面,例如民主和人权的强调日益增加。除非不发达、贫困和社会隔阂的根本原因得到有效处理和消除,这一种强调便仍然没有得到实现。因此,联合国为它本身所制定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便是在发展中国家促进持续经济发展,这将导致根除贫困和消除紧张和压力,这种紧张和压力导致好几个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瘫痪并导致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有在所有国家都享有最低标准的经济自给和福祉的时候,国际和平和稳定才能得到加强。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任何改革建议的主旨都应该是促进持续经济发展成为秘书处方案的主要跨部门问题。我们认为,有充足的政府间授权让秘书处能朝着这一目标制定各项方案。

五年前,我们都在维也纳对人权的普遍性作出承诺,这一普遍性在一个层次上体现在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准则上,体现在我们推动尊重这些准则的努力上。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这一普遍性来自各社会努力寻求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的方式。明年,我们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思考《宣言》所推崇的理想是否已成为世界各地人民面对的现实。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建立起对鼓励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对话和磋商,而不是对抗或判断的进程的信心。《宣言》需要一种作为普通人最为期望的人类享受自由、信仰自由和没有恐惧和贫困的世界秩序。它承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重要性,承认这些权

利和公民及政治权利的相互依存。完全实现这些权利将赋予对《世界宣言》所体现的人的尊严的追求以真正的意义。

印度尊重和促进人权的方法,受到《世界人权宣言》和印度宪法的全面远见的启迪。强有力的制宪架构,这一架构内外相辅相成的保障措施;一项透明和响应民间社会的政策;同联合国人权制度、特别是同条约机构的合作,这些是这一方法在公民和政治权利领域的主要内容。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是向贫穷和欠发达开战;促进对权利的认识,以及提高社会上、经济上脆弱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肯定行动政策。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特别是在印度这种多样化国家。许多时候当国家出了问题时,民间社会便出面干预。在印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个人在确定的制度外进行努力,超越传统思维方式,因而创造了奇迹。近来,最令人感动的例子是一位包头披肩的孱弱女性,她就是特里萨院长。千百万印度人将怀念她无边的同情心和给人以安慰的触摸。我要向这位怜悯使徒致敬,她不仅为印度,而且为全世界千百万贫苦和受难的人民服务,为他们带去希望。

发展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但我们也需要和平、稳定和安全以便实现发展。在过去五十年里,威胁我们的危险比任何给人类整个历史蒙上阴影的危险都更加可怕。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发展可能摧毁整个人类。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已决定禁止生产、拥有和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但是,就能彻底消灭人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言,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看到的是空洞的保证。那些支持死抱核武器不放的借口现在已经消失,尽管这些借口总是令人怀疑。作为裁军措施推销的不扩散条约,只会有利于巩固核垄断。没有国家考虑作出努力实现没有核武器世界的可信的步骤,那些本应带头的国家更没有这样做。这是站不住脚的,在冷战时期就站不住脚。

国际社会的耐心正在消失。国际法院、过去曾相信威慑的人发表的发人深醒的意见、政治舆论和一般舆论

以及有影响的自愿性倡议,都曾经表示国际社会的这种耐心。核大国必须向世界回答它们为什么需要核武器。世界舆论要求一项核武器公约,而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公约已经有了草案,不实现这一点世界舆论便不会罢休。我们呼吁核国家使自己的政策同世界的需要一致起来。我们将联合国看作是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要求普遍核裁军的论坛,我们因此期望秘书处的方案将支持这种政府间目标。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是作为各会员国授予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使之代表各会员国行使的机构成立的。近年来,安全理事会在履行职责时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常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安理会的行动并不总是反映全体会员国的感情。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接纳能够通过其世界观点、历史经验和文明价值作出重要贡献的发展中国家为常任理事国。这样,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就能真正反映联合国的更广泛的会员国。否则,恰恰在要求安理会比以往更经常地代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时,安理会的行动将被认为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

印度自1994年以来在大会宣布,印度准备接受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我国的文明充满古老的价值和成就,我们具有世界性观点,这一观点建立在普救论的神灵感应、参与性施政、尊重多样性和多元化以及愿意建设性地参与世界事务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些力量对扩大的安理会将是一种财富。印度作为世界一个主要的经济体的地位将不断得到加强,我们准备全面承担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印度长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不仅证明印度士兵的献身精神和职业精神,也证明印度政府积极参加这些行动的政治意愿。

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我们在热衷于同邻国建立紧密联系和信任的同时,认识到我们不仅从人口而且从经济能力而言是该区域最大的国家。我们不以纯粹的对等精神而是以真诚伸出友谊之手。我们确实期待对等的方面是(这与大小和能力没有关系):相互尊重各自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努力推动在睦邻关系中建立团结、协作和善意,这样,我们就能共同全面参与当前世界经历的巨大变化,并从中受益。我们的方法为启动我们区域走向和平的趋势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个多样化经济大国,我们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其范围超过了该地区,使古老的文化和商业联系恢复了生命力。在政治上,这表现在我们极其关心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我们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及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非洲的兄弟般联系。在与我们有着共同历史的邻近区域,我们作为全面对话伙伴以及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的参与者加强与东盟的联系。

我们在维持与美国、俄罗斯、欧洲联盟和日本的传统关系的同时,还一直在加强区域合作的全球趋势,积极促进印度洋沿岸国家间的合作,并在努力恢复自古老的时候以来就已存在、但在殖民时期被中断的各种文化和商业联系。

全球社会在谋求在全球化、民族主义和亚民族主义各种相互对抗的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确实,很难看到如何平衡这些力量,但又必须平衡这些力量,否则就会有出现国际冲突的严重危险。因此,绝对需要极其谨慎地防止或是由于太急于推动全球化、或是由于亚民族主义的压力使已稳定建立的国家出现动乱。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必须集体地以及单独地面临的一项挑战。

威胁到国际和平、开放的民主社会尤其易受其害的一种国际祸害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无辜者的生命、使其他人的生活充满恐惧并破坏了整个社区的和平生存和正常发展。恐怖主义应是国际的祸害,因为它与《联合国宪章》庄严载明的每一项理想背道而驰。它的主要工具是暴力;其目的是摧毁而不是发展;其信条的基础是不容忍;以及它使用的手段及其效果彻底破坏人权。

煽动恐怖主义以及与跨国境的恐怖主义合谋和参与其活动,破坏了国际制度。尽管很少有社会能幸免于恐怖主义之害,我们仍还会制定一种全球战略来击败这种罪恶现象。现在缺乏决心。我们必须找到这种决心,特别是因为恐怖主义有一个全球网络,伸展到所有国家和各大洲,并正在很快地与另一种全球祸害,即毒品,建立联系。我们印度人在我们的区域看到恐怖主义与毒品结合是多么危险。联合国应带头采取坚定的全球行动,铲除这些祸

害。

保护和养护环境是我们所有人都极其重视的一个领域。今年6月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重申在1992年里约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承诺,并重申必须有效地执行《21世纪议程》。必须全面执行《21世纪议程》的所有部分,我们必须加速这个执行进程。任何部分的或不全面的执行都将不仅不利于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将不利于已受到威胁的全球环境的稳定性。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气候变化公约》和《柏林授权》的精神将被全部纳入将于1997年12月举行的京都会议产生的议定书或法律文书。

所涉及的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面对的巨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成为这样一个论坛,在那里我们可以汇集创造性观点以及我们的经验教训,以帮助我们了解和应付这些挑战。这就是进行改革的最根本理由。我们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按照我们集体愿望的设想以及按照我们所信任的文书重建联合国,以便能应付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的挑战。

我谨回顾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维尔·尼赫鲁1960年在这里在大会第十五届常会上发言时说:

“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个以各民族和各国人民合作为基础的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因武装力量均衡而制止了战争的世界。其意义要比这深得多。这是一个消除了战争主要根源的世界,在那里建立了促进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和平合作的社会结构。”(《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会议,全体会议》,第882次会议,第117段)

我们应本着这种精神来处理我们面前的任务。主席先生,我希望并祈祷在你的指导下,在秘书长有力的领导下,将能实现这些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刚才所作的发言。

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阁下发言。

金克尔先生(德国)(以德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口译):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在本届会议上将作出重要的决定,我祝愿你在主持这些活动中一切顺利。

我谨感谢拉扎利大使所做的出色的工作。他使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在改革的这个阶段我们负有的重大责任。秘书长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改革建议,重申了这种责任。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联合国大会更深切地认识到,无论我们的国籍或肤色,我们有着共同命运,而且我们大家,北方和南方、小国和大国,都互相需要。

全世界数百万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问自己,我们158个国家的政治家和代表是否从此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是否可以调动政治意愿以联合行动来改善他们的安全,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机会,并保护他们的权利,或者我们是否将继续浪费和破坏人类生命自然资源而损害他们。我们中有成年孩子的人知道他们一代人如何怀疑执政阶级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家停下来、思考和采取行动并且此时此地这样做的最佳理由。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世界和我们参与塑造的世界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还必须为后代人保护它。而且我们只能通过联合努力实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必须共同生存的唯一的世界社区。大家只有一条船,我们易受伤害的蓝色星球,而且只有一个共同前途,无论好坏。这是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时面临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产生于责任感的政策并非空想。的确,在我们的时代,它们是唯一现实的办法。

本世界组织的方案和基金,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方案和基金,每年以经济和社会援助的形式共分发逾46亿美元。这等于世界每人约80美分。相反,1994年世界各国政府在军备上花了约7 670亿美元,约为

每人134美元。这种严重不成比例的情况是无法忍受的。

我认为,我们大家的眼光都必须超越本国利益。没有更多时间可浪费。我们不能仅仅到这里来发言和听取发言,然后在新的十二个月里回到例行公事。我们有义务和责任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人类应得的世界。这意味着现在,今天就行动起来。我们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地球大气层。我们必须参加渥太华进程,禁止致命的杀伤地雷。我们不能接受,在世界许多、许多国家的领土仍然埋有上亿枚杀伤地雷。

我们必须停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而且我们必须精简联合国组织。但首先,我们必须按时和全额缴纳会费。这些是表明我们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

存在着有效行动的机会。尽管有抱怨和批评,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合作是有效的。自1960年以来营养不良和缺乏营养减少三分之一,文盲减少50%。这方面大部分功劳无疑归于联合国。同时婴儿死亡率减少一半——儿童基金会的巨大成就。

1990年至1995年期间世界人口增长1.48%,比1985年至1990年期间增长1.72%少了相当多。这使人们期望,我们渡过了人口爆炸危机。再一次,这是可主要归功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工作的巨大成就。

我高兴地注意到,也为改善妇女状况做了许多工作。这是重要的,由于我们所面临的所有巨大社会挑战,我们努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她们是后代的自然拥护者。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仍是确保她们享有平等权利,不仅在纸上而且在实践中。

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北京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已经表明,存在着建立更美好和更平等世界的战略。缺乏的是将它们付诸实践的政治意愿。我们必须学会把共同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我们必须开始不仅想到目前而且想到未来。第一步——我认为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是改革和加强体现所有这些目标的本组织:联合国,我们的联合国。

说够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必须作出决定。积压的改革必须在本届会议上处理。

的确,政府和政治家不具有整顿好世界的魔棍。而且我愿承认,作为一位政治家,令人失望的是发现我们自己,甚至在高级职位上,可改变的相对如此之少,而且我认为对于在场其他人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解脱我们尽力实现必要变化和进展的责任。

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世界仍然极不公平。从一生下来,数百万人几乎没有机会在人类应该生活的条件下生活。根据儿童基金会,全世界超过2000万儿童流浪。约30万儿童在卢旺达屠杀中被杀害。阿富汗十七年之久的战争使另外约28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柬埔寨内战使约35万儿童成为孤儿。每90分钟便有1名儿童被地雷炸成残废。

然而世界的前途和希望取决于我们的儿童——任何社会最弱的成员,无论该社会在本星球北部或南部。他们是任何社会最弱的成员。他们是需要大权利的小人。如果没有联合国,他们的情况会更糟糕多少?世界的良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允许本组织退化,谁会要求关心和声援这些儿童?

现在约2 500名士兵、平民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正在全球为和平事业服务。他们都应得到我们的感谢和赞扬。

在一个星期前的今天,包括高级代表格尔德·瓦格纳大使的代表在内的五名德国人,五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波兰人在一场悲惨的事故中丧生。我们对此表示哀悼并分担其家属的痛苦,他们的死亡告诫大家,必须为和平加倍努力,我们曾希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通过这样做给波斯尼亚和在实地工作的人带来一线希望,这项希望绝不能破灭。

上星期六,我在萨拉热窝出席了追悼仪式。我曾不仅一次地访问该区域,人民之间的内部冲突又再次显而易见。同以前一样,阻碍该区域实现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是各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恐惧。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发生了各种可怕事件,但大多数波斯尼亚人都认识到,尽管作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尽管出现了强暴和“种族清洗”,但

如果不克服仇恨和恐惧,他们及其孩子们就没有任何前途。

因此,我今天在此大声疾呼——吁请波斯尼亚所有政治领导人改变其态度,并发起一场和解运动。国际社会已提供援助,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实地已经非常投入。我们希望看到我们已从事工作的成果。我们认为,生活在安全与和平中的人有义务帮助别人。

迄今有300多名战士为波斯尼亚和平事业牺牲其生命。仅我国——德国——就为和平进程和从科索沃进入德国的35万多寻求避难者花了170亿马克。这是一大笔钱,这些我们花钱的对象必须以某种方式作出回应,必须给我们发出一个愿意执行协定的明确信号。

但是,不能无休止地提供外部帮助,包括军事支助。绝不能——我要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点——绝不能象阻碍和平与和解者提供援助。必须制止特别在斯普斯卡共和国破坏和平、煽动人民和破坏执行《代顿协定》的各种企图。

我吁请该区域所有政治派别利用剩余时间发起新的认真尝试,以解决其分歧,并确保把卡拉季奇和其他被指控的战争罪犯与和平敌人送交海牙法庭审判。绝不能让这些入高枕无忧。但是,国际社会而非仅仅德国必须提出这项要求:即绝不能让这些入高枕无忧。

我们欧洲人今年为改善欧洲大陆局势做了很多工作,目的是确保今后世代有和平的未来,同属一类的国家在共同成长,它们的区域过去几百年来一直四分五裂和彼此争斗。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逐渐向欧洲新生民主国家开放,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在同这两个组织建立新的密切伙伴关系。

让世界作好准备。1999年,我们欧洲人将按期依照具有约束力的稳定标准,采纳欧元这一共同的欧洲货币,扩大欧洲联盟和采纳欧元是捍卫今后世代前途的历史性步骤。仅在10年前几乎没有人认为有可能采取这些步骤。请记住我的话:欧洲绝不走回头路。

同时,我们也知道,欧洲仅仅构成更广阔的全球工地的一小部分。到处都预示着新时代即将来临,一切都不同于过去。但各地公民的希望和愿望却仍然不变。他们希望和平和工作。他们希望人人有住所,免受犯罪伤害和子女上学。

因此,庄严载入《宪章》的各项目标和理想:即和平、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护人权和民主同1945年一样有效。这些目标构成一个整体,没有任何先后次序。

80%的联合国活动都集中在世界贫穷问题上,这样做十分正确,因为这是东西方对抗结束以来仍未解决的大问题。世界人口仅四分之一——即13亿人——都生活在贫穷中,8.4亿人在受慢性营养不良的折磨。我们已在《发展纲领》中采纳同贫穷作斗争的正确方针:即廉政、市场经济、法治、公民安全、区域合作和国际一体化。

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南锥体共同市场(南方市场)和目前不断扩大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率领下,中美洲各国也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加强多边合作的全球趋势日趋高涨,这将导致进步、安全与繁荣;这就是今后的道路。一方面是信息时代及其作梦都想不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孤立的社区和没有任何权利的公民——这种情况根本行不通。

的确,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均平器。它基本上给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要接受参加“单一世界市场”的挑战还是停滞不前?大量新生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前面的道路,并已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得到了大量的全球直接投资,投资额1996年增加了8%,达到近3 500亿美元,其他国家也没有被遗忘。在8国集团进程框架内,为这些国家建立了促进发展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6月份特别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为焦点的丹佛首脑会议已经确定了一个起点。

自1978年以来,德国已经取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内陆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总额达90多亿马克。这些国家仍将是发展合作的焦点。1991年至1995年,德国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提供了163亿马克,我们对此感到

骄傲。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明天将就非洲局势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近年来那里出现了许多积极的事态发展。但这个事实经常被忽略。

但是,光明和黑影仍形影相随。我仅需提及刚果布拉斯维尔、塞拉利昂、索马里,特别还有大湖区域,我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所有这些冲突中都发挥了人道主义作用和政治作用,我们承认,非洲国家自己——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中——为解决这些冲突中作出巨大努力。我们必须支持他们。

但是,非洲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在不同人口群体缺乏团结方面的真正问题更为深刻。我认为,这个庞大和重要的欧洲毗邻大陆有大约8亿人口并涵盖世界陆地表面的23%,除非它沿寻区域合作道路,否则就没有什么机会实现稳定和经济进步。在国家太弱小而无法单独实现稳定的地方,这种合作将给他们带来稳定。

南部非洲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1994年的柏林会议把南部非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非洲同事们在6月份的会议上重新确定了欧洲联盟和非统组织对话的框架。欧洲将继续站在非洲一边。

我们帮助象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摆脱地雷祸害就是这种支持的一部分。手工排雷迄今至少对我来说,就象试图用顶针铲平一个沙丘。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执行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是安全和高性能的机械。

奥斯陆会议使人产生希望。80个国家签署了全面和可核查的禁止杀伤地雷条约。我谨感谢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任何人,如果象我一样在柬埔寨、莫桑比克或波斯尼亚看见过可怜的、身体伤残的受害人,就会知道,这些暗藏玄机的杀人装置是完全——我重复——完全不道德的。因此,我呼吁所有在外观望的国家加入渥太华进程,帮助我们从地球上铲除这些可怕的装置。

在自由精神促进下,世界已经完全转变。但这种新的自由及其各种副产品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一项重大考验,

这种考验不仅体现在竞争方面,而且体现在我们的团结能力、表示宽恕,以及共同努力、开放市场等能力方面。

东西冲突已经成为历史。在这方面,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努力为子孙后代捍卫未来,还是让新的敌对陈规再次分裂我们?各文明之间不应该有冲突。因此,各文明以及世界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必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我认为,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时,这是我们的精神挑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各种不同的观点更加接近,并且动员急需的能量,以便联合努力,解决人类的各种巨大问题。

我建议我们在联合国举行一个论坛,审议如何发起新的势头,促进这个世界范围的对话。这件事相当重要。相当多的文化能量和创造潜力没有得到利用。联合国是开发这些能量和潜力的适当促进者。

但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与恐怖主义者对话。恐怖主义在莫斯塔尔、耶路撒冷和开罗再次抬起了它肮脏的头。最近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大屠杀,其恶劣情形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真正使你不敢置信。国际社会可以无视这种情况多久?我知道从外部提供帮助是非常困难的,但国际社会不能够接受在黑夜里残酷地屠杀完全无辜的人民,不能不站起来作出反应。面对这种残酷屠杀完全无辜人士的情形,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在丹佛,8国集团呼吁所有国家签署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公约。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使用我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民主手段。我呼吁大会,按照8国集团的建议,在本届会议结束时完成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炸弹袭击问题的公约谈判。

引渡或适当惩罚仍然是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得庇护恐怖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反对恐怖主义联合阵线。为了反击疯狂的杀手,我们只能一贯地实施法律,以及采取治安和司法措施。应该以政治手段消除对恐怖主义分子目标的同情来源。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解决根源,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根源是社会问题。

在我上一次访问中东时,我在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希

布伦以及在加沙各难民营与许多公民进行过交谈。我感觉到他们的恐惧和关注。那些看见过难民营极差状况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必须应该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能够再一次希望他们能从和平进程中得到一些东西,暴力会停止,他们可以找到工作和有的东西果腹,他们的子女可以上学。

为了实现这些希望,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很大的诚意。阿拉法特主席必须尽一切能力阻止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政府必须停止任何使巴勒斯坦人怀疑以色列人对和平承诺的措施。定居点问题仍然是一个关键的考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继续在霍马山进行建造只会使事情更糟。因此,必须暂停建造。我认为,这是重开和平谈判大门的唯一途径。

就伊朗而言,新政府已经改变其语气。这是否会导致特别是在中东和平进程、人权和国际法等方面采取新的、建设性政策,这尚待观察。德国一直与伊朗人民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虽然发生了种种事情,虽然发生了米克诺斯事件,我们仍然愿意进行谈判。伊朗政府有责任提供进行这些谈判的基础。

我们高兴地看到罗宾逊夫人已经就任新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我们认为,保护这些权利的进程最需要新的对话文化。这对于世界和平和全球发展至关重要。任何社会,如果不尊重包括发展权利在内的人权,就是阻止自身的进步。我们在这个事项上的政策基础是对话和尊重各种文化。但我们也同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要实现和平,我们就必须尊重人民的良知。任何文明或宗教都不会剥夺人民的权利或同意谋杀和酷刑。不得以政治理由为任何这种行动辩护。

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明年夏天将在罗马起草这个法庭的规约。必须授权该法庭在出现灭绝种族的屠杀、危害人类的罪行、战争罪和侵略战争罪等情形时自行采取行动,并且在国家法庭不存在或者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起诉这些罪行时自行采取行动。在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可怕的灭绝种族是警告讯号。这种滔天罪行必须受到惩罚。

在保护生命自然资源方面,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尤其重大。正因为如此,必须保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首脑会议所产生的精神。这正是科尔总理与巴西、南非和新加坡共同提出的环境倡议的宗旨。

12月将在京都举行的环境会议将是对工业世界对环境承诺的重大考验。德国准备到2010年,将其温室废气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25%。我们以及我们欧洲联盟的其他伙伴要求其他工业国家将其废气排放量至少减少15%。这可以部分地履行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当我们审查南亚空气污染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急需达成一项森林公约。我们必须停止为了开辟大量土地而无情地烧毁森林的做法。那些浩劫和摧毁其自身自然资源的人最终将使我们人人成为输家。最后的关头正在迫近。

再过两个星期,在罗马将决定在什么地方设置防止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我们要求各会员国投票赞成波恩。因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已经在波恩设置总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

主席先生,大会正处在十字路口。

大会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我们现在解决我们的每个问题,摆脱自省状态;否则联合国将失去政治地位——结果就是这样。所有的区域组织、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都有责任落实我们已经谈了很久的改革。这适用联合国活动的所有领域:经济和社会领域、安全理事会和财政。

秘书长已经提出了一套大胆的改革方案。虽然我们并不同意其中的每一项细节,但我们支持整套方案。我呼吁所有会员国:让我们不要夸夸其谈,而是迅速作出决定,以便执行必要的措施。联合国必须精简,以便提高效力,通过改革节省下来的资源应该用于发展援助目的。

安全理事会必须反映当今的政治现实,现实之一就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地位提高了。不应

人为地拖延关于该问题的辩论。这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如果它的组成与1945年基本不变,它就不能在21世纪可信和有效地发挥和平保护者的作用。

我们满意地看到,许多国家认为统一的德国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适当候选国。如果当选,我国定能作出良好贡献,符合《宪章》精神的贡献。

两年前,在本组织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曾庄严保证给下一个千年一个有能力有资金完成其任务的联合国。这项承诺必须守信,必须由我们大家来守信。这首先意味着按时付清会费,因为没有财力,本组织将束手无策。欧洲联盟已提出一项改变会费分摊比额表的建议,目的在于确保公平分摊负担。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必须坚持这样的理想:即理想建设一个不是强者的法律,而是法律的力量至上的世界;一个强者和弱者都同样感到舒适自在的世界,一个适合生活,一个可安全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钱其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荣任本届大会主席表示祝贺,相信你将以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出色地完成你的崇高使命。同时我对拉扎利·伊斯迈尔先生在担任上届大会主席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

今年,一九九七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二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逝世使十二亿中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决心继承邓小平的遗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祖国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再次感谢联

合国及其成员国,你们对邓小平逝世的诚挚哀悼分担了我们的悲伤,增添了我们的力量。

几天以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这次大会继往开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着中国前进的方向,绘制了中国未来的蓝图,决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今年七月一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洗雪了一个半世纪的国耻,揭开了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新篇章。回归两个多月来,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香港人、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为之高兴。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变成了现实,其意义无比深远。我们将坚定地按照这一构想继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确保澳门顺利回归,并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企图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施压,甚至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背了联大的有关决议,是中国人民和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绝不能接受的。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受空前的浩劫;下半叶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使人类一直处在威胁的阴影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世界人民正期望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希望在新世纪里人类能共享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军备竞赛为手段的安全体制已被证明不能营造和平。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也无助于保障安全。

国与国的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任何国家都不应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前提。

各国应当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消除在经贸交往中间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以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谋求共同繁荣。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

各国应当在安全领域加强磋商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现实途径。

今年上半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关于朝鲜半岛新的和平机制问题的“四方会谈”已经开始启动;东盟地区论坛在安全问题上初步形成了平等参与、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这些都是寻求安全合作新模式的试探和取得的初步进展。

我们对中东和平进程受阻表示关切。我们认为,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应当遵守,和平进程中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应当遵守,“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应当坚持,恐怖主义活动应当制止。希望有关各方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努力使在马德里开始的中东和会早日得以恢复。我们对今年以来非洲不断发生冲突和动乱也深表关注,希望非洲国家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

一年来,国际军控和裁军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经生效;《全面禁核试条约》筹委会工作已经启动;无核武器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效性的谈判也有所前进。

我们认为,谁也不应以防扩散为名,行垄断市场之实,干涉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在普遍参与的基础上改造歧视性和排他性的防扩散制度与安排是必要的。联合国在这一领域应当有所作为。

我们主张:应当继续推动多边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强国际军控条约的普遍性,确保它们得到全面遵守;裁军与军控应当增进,而不是损害安全;裁军目标不应当引向发

展中国家,拥有最大和最先进武库的国家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

我还愿意提请大会注意,中国最近宣布了单方面的裁军行动,即在八十年代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五十万。这是裁军领域里的一项重大行动。

一年来,世界经济总体态势良好。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和渗透不断在加深。应当重新认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使得这种合作更加广泛、更加紧密、更加富有成效。

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最容易遭受不利环境的影响打击。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程度高,风险也很大。应当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

应当全面、忠实、平衡地实施乌拉圭回合协议,反对把环境、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

环境与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在九十年代召开过两重要大会,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指导原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奖金和转让技术的承诺,把建立伙伴关系宣言变成行动。

贫困、失业、难民、毒品、犯罪等许多跨越国界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来协商解决。联合国在社会领域的工作需要加强。各国应当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推动国际合作,多做实事,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希望明年的禁毒问题联大特别会议能够取得积极成果,确定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跨世纪战略和有效措施。

中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社会领域的工作,为促进全球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实现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各国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既有成就,也有教训。我们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

则应当得到尊重,它的实现又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回顾联合国五十多年来的实践,不难发现,凡是这样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就稳定,经济就发展,人民就满意。反之,社会就动荡,人民就要失去最基础的人权和自由,甚至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动乱。

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是自然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分歧。是对话,还是对抗?还是对话好,对话才能相互了解合作;对抗只会增加隔阂,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赞同以对话的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中国政府重视人权,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外国侵略,深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实现人权的根本保证。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要吃饭、穿衣、住房、旅行、受教育,深知生存权和发展权至关重要。为使自己的人民生活得更加民主,更加自由和幸福,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加强民主和法制。

中国不久将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们还在认真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愿与各国一道,继续努力促进国际人权领域里的合作。

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联合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今年七月,安南秘书长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报告。我们对他的努力表示赞赏。

我们赞成对联合国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高它的工作效率。改革的措施必须体现会员国的共同利益,改革的成果必须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认为:

改革是会员国的共同事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改革方案应当为会员国所普遍接受。

为了提高效率,适当裁人减员、消减经费是必要的。重要的是,改革应着重解决发展问题,以加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职能。

改革应有助于保持联合国的多样。联合国是世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而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才能和睦相处,共同进步。

改革应讲求实效,注重质量,循序渐进。

安理会的扩大应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确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适当平衡。一个有更广泛代表性的安理会才会更好地履行《宪章》所赋予它的崇高职责。

缴纳会费是成员国应尽的《宪章》义务。我们呼吁有关国家尽早无条件地清偿欠款,以确保我们的联合国能在健康的财政基础上正常运作。

世界各国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法国外交部长于尔贝·韦德里纳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韦德里纳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表示我国政府很高兴看到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还谨向秘书长表示,欢迎他已经采取的行动并向他保证他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我首在发言的一开始要代表我国表达一个信念: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国,联合国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两个集团之间军备竞赛的结束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冲突的结束而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副主席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主持会议。

相反,对于一个普遍的机构的需求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理由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毫无遗憾地离开了两极对抗的时代,于1991年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不断演变的世界,其中185个国家相互合作,相互结盟,或在稳定或不稳定的结合中相互竞争。在这样的世界中,各国不再

是唯一的角色,大集团企业、金融市场、媒体、舆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情况,亟需明确、公正和可预见的基本原则来确立解决冲突或纯粹分歧的框架。因为当今已没有任何严重的问题可由一个国家、甚至最强大的国家完全靠自己解决。

除非我们加以关注,除非我们得以建立一个各国之间盛行法制的世界,一个处于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平衡状态的世界,就会出现其他局面:没有平衡的力量就会促使一个大国实行统治,且该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诱惑而实行单方面政策;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区域实体,全球化就会激化一方面对其他各方面之间的经济——有时是政治——斗争;各国就会发现自己被进一步削弱,一些国家就会在常常是有感染力的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影响下出现内部爆炸。激烈的竞争实际上会使环境保护成为不可能,无论它多么紧迫,其真正词意多么重要,也会使打击毒品和犯罪无法进行;对人权的更大尊重将会受到损害。

我们的共同任务必须是防止这种危险的出现,同时一道巩固近年的成果。为此,各区域集团是最佳基础之一。经过如此众多战争磨炼的欧洲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展示了这一道路。很多亚洲、拉丁美洲以及现在非洲的国家所取得的增长率,显示了新的权利与繁荣中心的出现。各种政治和经济实体正在组成并制度化:东南亚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会晤;在拉丁美洲,南锥共同体正在发展,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该大陆西部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在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还可以包括文化和政治实体,例如英联邦共同体和法语集团。这是一种适应全球化的理智方法。

然而,我们在全球范围需要一个拥有完成其使命所必须的资源协调的和有效的联合国。该机构的任务是促进国际关系得到顺利安排并确定普遍承认的法律规则。诚然,各个方面还存在着其他组织,它们有自己的十分重要的权限领域。但它们谁也无法在为明天的世界提供一套全面规则方面取代联合国。法国忠实于其传统,将支持本组织为此作出的一切努力。

我现在谈一下正在开始的主要目标。为了发挥我们对之期望的主要作用,联合国必须保持或重新获得作出决

定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为此,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联合国的改革以及本组织的资金筹措。联合国在今后岁月中采取行动的能力,将取决于我们一道找到解决办法。

法国赞成新的秘书长在其任期伊始所采取的继续其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开始的调查研究行动。科菲·安南先生建议着手进行工作的主要方针对改革本组织进程的推动,得到法国的全力支持,法国在欧洲联盟中的伙伴也给予这种支持。该联盟现任主席卢森堡外交大臣在该讲坛上所谈的看法,说明了这一点。我谨更具体地谈到三点:安全理事会、财政改革和调整。

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不再准确地反映当今世界的政治地理状况,显然,它需要改革,即需要扩大,以更具代表性。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选出那些能够继续这一任务的国家,无论它们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

因此,我国赞成德国、日本和三个来自南方的国家享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并确立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一个只有北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安全理事会不具代表性。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安理会一旦扩大并因此更具代表性,将仍需更有效率,这是关键的。

象我们提交的各项建议应当使此事能够展开。然而,我们都意识到尚未达成任何协商一致意见,有关该问题的辩论将是困难的。必须适当考虑到各种国家利益和各区域集团的关注。无论如何,我欢迎拉扎利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始终保持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从而能够拟订一项巩固的工作基础,我们现在必须从这一基础着手找到解决办法。

此外,联合国的财政改革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令人震惊的是,联合国居然处境岌岌可危,因而在财政和预算方面处于依赖其债务国的境地。我认为,我们可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额、按时和无条件地清偿对联合国的欠款。

最后,缴纳会费不应成为对秘书长和其他会员国施加压力的办法。

以这些基本原则作为基础,法国准备讨论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需决定所有国家摊款的比额。没有十全十美的比额,但是有些不如另一些坏。从一开始就得到协商一致各国按能力缴付的理念今天似乎仍然简单、合乎逻辑和公平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找到一项顾及各国需要和利益的解决办法。法国将决定全力促进财政危机的解决。我们会具有想象力和妥协性——象欧洲联盟的计划那样。但是,只有尊重我刚才提到的反映了本组织的公正和信誉的规则,我们的努力才会成功。如果联合国被迫遵从我们之中某个国家的关于它的财政和运作的片面要求,那么今后它怎能使任何人相信它是公正的并忠实于《宪章》面前所有国家平等的原则,并使人尊重它的决定呢?

现在我谈谈改革。秘书长已进行改革并改组联合国的各机构。法国明白这一作法的逻辑。因此,它欢迎在维也纳设立一个具体打击新的跨国危险活动的中心,诸如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和恐怖主义,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不断加强打击力度。法国也很赞成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中心在日内瓦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服务机构现在已设立在日内瓦。法国还希望有关裁军的重要问题能继续在日内瓦予以处理。

我在这个讲坛上为任命玛丽·鲁滨逊夫人担任人权高级专员一职而祝贺。她十分强烈的个性和她任务所带来的挑战是相称的。今年12月10日开始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将提供一个机会在面对不断侵犯人权和一再发生野蛮行为之时重申这些权利的普遍性。但是我们也必须问我们自己,除了仍然是必须的发表通常的宣言之外,在具体情况下还需要采取什么政治和经济行动以促进尊重人权,以及如何从外部鼓励民主社会的实现。

联合国在调整之时必须仍是为和平利益采取行动的为人们所喜爱的手段。在这个时候,联合国确是个唯一能够使既正在分崩离析又同时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建立秩序的唯一组织。联合国既面临各种狭隘民族主义的东山再起又面临区域实体的加强。现在多数的冲突不是国家

间而是国内的。鉴于这些新的挑战,联合国已经显示出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是我们必须继续下去。为了确保冲突的持久解决,必须抚平人民的良知,并伸张正义,以结束复仇的无休止循环。最严重犯罪的凶手应在尊重被告权利的情况下和彻底查明事实之后公正地予以审判。因此法国支持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行动,并希望将要召开的国际刑事法庭会议取得成功。

自从本十年期开始以来,联合国促进和平和国际稳定的行动有了急剧变化。仅在联合国蓝色旗帜下开展大规模维持和平行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只是为了单独对付大规模的挑战,例如在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今天,联合国越来越多地同其他组织一起进行干预或者通过授权由区域角色采取行动。在欧洲,联合国正在敏感的战区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甚至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协作努力。在非洲,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去年首次任命萨赫农大使为大湖区联合特别代表。这两个组织正在合作是个好事。这一事态发展必须得到鼓励。我们还必须帮助非洲国家和组织加强它们自己的维和能力。为此目的,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必须联合力量而不应增加相互竞争和有时是重复的行动。例如,法国政府、联合王国和美国最近同意和所有愿意这样做的国家一起采取行动加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主持下以及同非统组织合作下的维和能力。

但是在法国看来,鼓励非洲更多介入解决危机肯定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应放弃其对非洲大陆的其他责任。因此,一旦宣布的条件得到满足,联合国就应准备在刚果-布拉克维尔采取行动。同样,最近在大湖区域发生的许多悲剧也使持续国际介入成为必不可少。联合国促进和平和发展的这一承诺还必须有助于促进人权。因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主义调查专案组应能执行其使命。我还可以补充说,花费太多时间谈论非洲危机,就可能忘记基本点,即非洲大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腾飞。我国相信是如此。

中东的局势仍使我们大家都处于动员状态。由双方目光清晰而勇敢的人们采取主动所发动的和平进程引起了极大希望。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前僵局如果继续下去会导致越来越悲惨的后果。这一区域的人民再次陷入寸

步难行、屈辱的境地、怨恨和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因此,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使同样处于不安全和对未来恐惧之中的双方人民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一起找到正义和安全。法国全力支持最近前往中东的美国国务卿的行动。的确,美国有特殊责任和特殊手段设法使和平进程恢复活力并确实打击极端主义的致命行为。法国和欧洲准备参加为此目的的任何建设性行动。

联合国能做什么?它不能取代负有首要责任的有关各方。应由联合国反复申明法律并忆及如果我们要和平持续下去就必须成为任何和平基础的那些原则。我这里指的是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中东冲突的一些决议,不要忘记具体涉及黎巴嫩完整的第425(1978)号决议。

在这个讲台上还可以提及许多伤口尚未愈合的其他危机局势—联合国的工作是如此纷繁。我尤其想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在那里安全已经恢复,但是建立一个拥有能够存在下去的民主机构国家仍然是不肯定的;我还想到阿尔巴尼亚,在那里由于有联合国授权的果断欧洲行动,新的稳定局面正在唤起新的希望。我还想到联合国作出的工作努力,控制或解除海地、塞浦路斯、格鲁吉亚、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危机。

最后,让我们现在或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十分需要的发展援助。

当然,将新出现的经济,包括过去的负发达国家的经济带入到全球经济是件非常好的事;事实上,过去这方面的努力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这不应该是富国放弃提供发展援助的自私的借口。发展援助同样是必要的。无论如何,这是讲法语世界会员国的领导人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的。这些国家11月在河内召开的首脑会议将证明他们对更平衡的发展的关注,并证明他们致力于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只想作出一个结论。尽管过去五十年特别是过去6年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人民仍然提出同样的需要。尽管我们面临压迫和使用武力的威胁,有人不断为此提出新的借口,仍需不断地巩固法制,实

现民主的理想。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知道各大陆、包括欧洲已经一劳永逸地取缔了导致战争和动乱的那些因素？

在联合国改革的这一时刻，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只有国际对话，由防止危机发生开始对危机进行管理以及理智地维护地球资源才可能让理智与和平的声音获胜，重建能够取得进展的信心。联合国是这种国际讨论的正确、唯一合法的论坛，只有在这里讨论才具普遍性。联合国是无法取代的架构，是我们所有人的极其重要的需要。过去，联合国常常能够阻止、处理、解决和防止。让我们改革联合国使之更加有益。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外交部长安热尔·古里亚先生阁下发言。

古里亚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请首先允许我祝贺主席当之无愧地当选。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他的国家乌克兰总统利昂尼德·库奇马先生正是在今天开始对墨西哥的访问。

我们向秘书长科菲·安南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感谢他极其充满活力地履行自己重要的职责，尤其感谢他对联合国改革进程的重要贡献。

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将涉及国际议程的主要议题。请允许我发言开始时先谈一谈对我国尤为重要的议题。

近来已就裁军问题采取了重大的措施。这方面突出的措施有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批准了禁止杀伤地雷的公约以及即将签署美洲国家反对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炸药的公约。

在区域一级同样突出的还有里约集团决定承诺努力开始磋商以便确定自我约束购买和转移某些类别的高级常规武器的标准。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少的地区之一，没有理由指责我们国家之间存在着军备竞赛。但是，存在着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的协议，因此我们希望明年一月里约集团在坎昆召开的由所有集团成员参加的会议将能实现会议的目标。尽管有这些进展，我们仍要重申我们对还没有可见的核裁军措施感到关注，我们强调指出，

这一问题仍然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核大国的排他性责任。因此，我们遗憾地指出，国际法院1996年7月8日提出的咨询意见并没有受到主要核国家的重视。这一意见提请注意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和谈判制定核裁军措施的义务。

应当记得的是，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期时，制订了一系列承诺以期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但迄今没有取得最起码的进展。为了打破僵局，墨西哥同其他国家一道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一项行动纲领，呼吁以应有的严肃性审议和研究某些具体的裁军措施。

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支持增加《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那种形式的无核武器区的数目。墨西哥将继续支持巴西提出的加强南半球无核武器区的倡议。

关于禁止杀伤地雷的公约，应该指出的是，最近在奥斯陆批准这一文书是在被称为“渥太华进程”框架内进行的一年的谈判的结果。这一进程是由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于1996年10月组成的核心集团所提倡议的结果。墨西哥政府认为使用这类武器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彻底取缔杀伤地雷和销毁现有的储备。墨西哥欢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且正当地希望仍未参加的国家加入这一进程。

让我们不再把和平看作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和乌托邦式的梦想。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将自由和平等的民族间的合作看成是克服世界各个角落困扰人类的各种问题的准则。和平是而且必须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和平对我们至关重要。

墨西哥认为贩毒是对国家安全和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助长暴力、腐化和其他非法活动，例如非法的武器贩运、洗钱和化学先质的转移。

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墨西哥极为积极地签署了打击毒品贩运的双边协定，并参与处理这个问题的各种论坛，诸如美洲毒品滥用管制委员会和里约集团。对此还必须加上墨西哥发动了重要进程，目的是

于明年6月举行一届大会特别会议，专门审议与非法毒品问题有关的世界局势，以便商定制止毒品贩运及有关罪行的具体措施。我们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最高级别积极参加这届特别会。

墨西哥反对采取镇压性的警察措施来防止和控制移民人流，我们相信，采用这些办法远不能解决问题，他会使边界社区之间的关系笼罩上乌云，在许多时候会导致负责实施移民政策的当局虐待移民人员。

我们努力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框架内谋求这个问题的多边解决办法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墨西哥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关于移民人员和人权的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在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都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

根据墨西哥的倡议，人权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专家小组来拟订关于加强促进、保护和行使这些权利的建议。我们有充分理由希望，有可能确保制定各国对移民者的最低行为标准，而不论移民者的法律地位如何。

最近在美利坚合众国德克萨斯和弗吉尼亚州两名墨西哥公民被处决，为了改变对他们的判处的死刑已用尽了可诸诉的一切手段。在这两个案件中，有关人员在被捕时不能接触本国领事馆。这公然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这种不正常作法很可能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另有35名墨西哥人在美国被判处死刑，其中有些人不能获得他们有权获得的领事保护。德克萨斯州竟然为这种不履行法律责任的行为辩护，说它不是该公约缔约国。在弗吉尼亚的案件中，在墨西哥国民被处决后，美国国务院向墨西哥政府“深表歉意”。

墨西哥谨在这个人类的最高论坛谴责这种骇人的事态。在未遵守影响有关进程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执行死刑是否合法，我们将征求美洲人权法院关于这个问题的咨询意见。我们认为，这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后者的司法重要性已得到我提及的法院的承认。

我们相信，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我们即将进入本组织的

一个新阶段，这届会议充满了新的领导精神，其议程上有若干报告载有为使改革进程取得进展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今年7月16日秘书长本人提交的建议。

对把国际事务提高到法律领域的任何努力墨西哥都毫不例外地表示欢迎。它以同样的决心，作为本组织的一名创始成员，重申它作好了充分准备来为我们面对这种挑战而必须进行的努力作出贡献。

若干年来，在讨论改革问题时，我们满足于通过不必修改建立联合国的《宪章》的各种变革来使联合国工作合理化。然而，当前的时机如此关键，我们必须分析阻止我们联合国组织变得更有效的各种缺陷在哪里，以便纠正这些缺陷。

我谨重申墨西哥对本组织改革问题持有的一些基本立场，同时对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再发表一些意见，并提及我们最近作出的一些决定。

我们认为一丝不苟地尊重《宪章》中体现的法律原则，包括安全理事会必须作出的关于影响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项的决定，是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行为守则。

自1945年以来，墨西哥一直大力反对把安全理事会分为常任理事国和非理事国的概念，这基本是因为存在着两类理事国造成了歧视性局面，任理事国被赋予否决权使这种局面更恶化，否决权无疑被滥用，并常常使安理会不能执行其基本任务。

我们还认为，因为必须加强联合国防止冲突和解决已存在的冲突的能力，就不仅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及其工作方法，并需要加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机制。

关于秘书长的建议，我们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并对这样一种主张特别感兴趣，即通过设立一个副秘书长职位和建立一个战略规划股来加强秘书处。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改革进程应以削减开支为主导。避免重复以及以最佳方式执行本组织方案应是指导我们工作的目标。

墨西哥一再主张,本组织正在经历的财政状况是因为有人不遵守《宪章》规定的义务。目前的财政状况与会费分摊制度没有联系。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全额、及时和无条件地交纳大会为会员国规定的分摊会费。如果我们必须审查财政状况,无疑所有会员国都愿意这样做,只要其结果是公平的解决办法。

本组织的财政危机不应使我们做出扭曲我们都同意的改革精神的决定。如果走到极端,这种逻辑就会要求把特德·特纳指定为拥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顺便说一句,我们赞赏特纳先生慷慨解囊。

我们关切地看待一些合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例如麻醉药品和预防犯罪委员会——的建议,我们认为这将降低这些议题的待遇。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事务中心的合并将无疑加强这一议题的待遇。因此,虽然我们认为高级专员将行使的新任务应该符合现行国际文书的规定和这个领域中的有关机构的准则,我们强烈支持这个建议。我们还欢迎玛丽·鲁滨逊担任高级专员。

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墨西哥政府愿提请特别注意里约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997年8月2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通过的宣言中的下列内容,这是该论坛第一次就这些重要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

必须改革安理会以纠正其目前组成的不平等,改革其决策机制并使其更透明地进行工作。导致歧视对待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是不能接受的。作为第一步,应将否决权限于《宪章》第七章。扩大,改革工作方法和否决权的问题是改革安全理事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应是同一协定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我们认为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最后,里约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他们愿意继续积极参加处理该议题的工作小组,以期确保达成普遍协议,并决定要求其外交部长

“负责就该问题保持广泛的对话,考虑到区域利益,并负责就此议题寻求谅解”。

代表性、政治合法性、区域办法和协商一致解决办法因此是应该指导进行中工作的因素。

一旦达到以上标准,墨西哥愿表明它充分参加扩大的、振兴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然而,改革安全理事会必须是促进连贯性的因素和各国间合作的催化剂。目前有如此繁多的方案,我们有该问题引起分裂和紧张局势的危险。

清楚的是,国际社会尚未找到就这个微妙的事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方案。这个问题要求进行更多的协调和对改革本身含义更好地界定。各国不能把安全理事会改革看作国家威信的来源或巩固区域霸权的途径。采用的任何改革必须包括各方面并加强区域均衡,这种均衡有时极为脆弱和十分易受伤害。

目前,正在散发有关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似乎使联合国会员国在极大程度上感到威胁,而非充满希望。出现一系列游说活动和国家及区域期望,它们显然不提及联合国本身的利益。这与我们想通过改革实现的精神正好背道而驰。

自相矛盾和无法接受的是,改革安全理事会对我们提出的这一重要挑战将在统一目的和集体努力比以往更重要时候造成联合国四分五裂。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草率处理。

秘书长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得到广泛协商一致的支持,能够取得快速进展。安全理事会问题似乎没有获得同样程度的一致意见。让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进展,然后继续考虑第二个问题。

下午12时55分散会。